艾蒿

□ 程建军

在我的故乡，有众多的草木隐藏于山野之间。

其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草本植物叫艾蒿。有人说它是羊羊蒿的一种，大约因为它是牛羊们最为可口的食物罢了。

艾蒿其貌不扬，它的茎秆粗壮挺直，它的叶面宽厚而肥大，正面为灰绿色，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绒毛。

它的模样看起来有些像菊，只是更加细长了一点。它的味道很特别，和菊花的浓香有所不同，而是散发着一种淡淡的独特的苦味。

端午假期，我有闲回到故乡，看着这漫山遍野的艾蒿，嗅着这心旷神怡的空气，品着这凉爽可口的糜子粉，尝着这嫩柔软坚的软米稠饭，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儿时五月端午的景象就不由得浮现在眼前了。

小时候，每逢端午的大清早，奶奶总会颠着小脚，兴致勃勃地拿着麻绳到附近的红花沟或者更远的刘家梁的野地里去挽艾蒿。我至今记得，她老人家常常拄着一根水曲柳棍子，扎着十分精干的白洋布裹腿，在那坡梁洼地的沟沟坎坎里稳稳当当行走的模样。

那时的奶奶争强好胜，勤劳能干，她不仅要像男人一样背上一捆山崖也似的艾蒿，而且还要把怀前的大襟里也兜得满满的才肯罢手回家。因为，她老人家固执地认为，只有趁端午阳婆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采的艾蒿越多的人家福气就会越来越多，采摘的艾蒿也最灵验最具药效。

在奶奶眼里，艾蒿是当之无愧护佑穷人的圣草，只有艾蒿在场的端午，只有家人身体健康，才配得上这个节日的隆重和美好。

记忆犹新的是，睡梦中还迷迷糊糊的我，总会被喜欢捉弄人的奶奶用艾蒿挠醒，挠得我一个激灵就能从土炕上蹦起来！

艾蒿挠人真的太难受了，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麻痒感霎时就击打到了我的心尖之上，“啊涕！扑！”，一个喷嚏之下，几颗毛茸茸的艾蒿球果然就从我的鼻孔中、耳朵眼里不由自主地滚了出来。

奶奶看见她辛辛苦苦赐给孙儿的法宝被一个喷嚏就打得花流水，赶紧走上前带着神秘的口气央告我说：“啊呀呀，我的小祖宗，赶紧再塞上，再塞得紧紧的，保佑我孙儿蝇蜢子不咬，五毒不侵，恶鬼不近啊！”

自然，因为我是家里最乖的宝贝儿，天生就对奶奶念叨的这些蝇子圪蚤害怕得要命，所以看着奶奶那一副虔诚的模样，再也顾不得有什么怀疑，只好老老实实地忍着麻痒般的痛感重新迅速地把艾蒿塞进鼻孔中、耳朵眼里。

趁着我心痒难耐的时候，奶奶又给我的耳朵上挂了一串小小的艾蒿项链，脖子上也挂了一串大大的艾蒿项链。

其他的些艾蒿则被勤劳的奶奶插在大门门楣上，塞进炕席底下，夹在课本里，放到茅厕里，搁到墙头上，摞到鸡窝上，堆到羊圈旁……每一株艾蒿都有落脚的地方，甚至在窑洞和庭院的角角落落里。

总而言之，在奶奶刻意的舞弄下，艾蒿的药香悠然四溢，化作了无处不在的圣草仙子，一直萦绕护佑在我们大家的身边。

清新的艾蒿香，淡淡的艾蒿香，就这样弥漫了五月的空气。如此说来，五月，应该是艾蒿的天下吧！

即采即用之外，奶奶还会将艾蒿编成三四十根大辫子，一字儿排开挂在窑洞前的铁丝上晒干贮存。

二月茵陈五月蒿，晒干的艾蒿可以直接入药，具有清热利湿等作用。我不知道的是，在药店里，它还有个很文雅的名字叫茵陈。

奶奶晒艾蒿有一个想法，就是给患关节炎的小姑备药做艾灸。

传说，中医有三宝，一碗汤，一根针，一炷艾，汤指的是汤药，也就是中药。针自然指的是针灸。而一炷艾，指的就是艾灸了。

而我是亲眼见证了艾灸的神奇的，我的老邻居硬是巧施圣手，靠着这一炷艾把久病在床的小姑医得身体活泛行动自如。

在奶奶对老邻居表示辞谢的时候，老邻居笑着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他婶子啊，不用谢我，还是您采的艾蒿功效大哇！”

在酷暑来临之际，奶奶编的艾龙（艾蒿绳）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盛夏晚上，奶奶照例会铺开苇子做的新席，于是，趁大人们聊天说话的时候，我们兄弟就忍不住撒欢打滚儿，就乐乐呵呵地在上面打打闹闹起来。

但苍蝇蚊子的骚扰却让我们防不胜防，不一会儿，我们全身上下几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包。

于是，奶奶就会从窑洞里牵出一条硕大无比的艾龙，靠近煤油灯把它小心翼翼地点着，艾龙起舞明明灭灭，艾香弥散驱邪避凶，不止苍蝇蚊子，甚至鬼魅妖孽也会被熏得溜之大吉望风而逃。

我们兄弟玩累了，静静地躺着凉爽的苇席上，细细地数着满天星星，而奶奶则在一旁盘腿而坐，嘴上的那一根有一拃来长的旱烟卷，总是呼应着艾龙的光亮，闪闪烁烁明灭不定。

在奶奶的夏日故事里，我还知道了岚县有个叫艾蒿沟的小山村，村里曾经有过一位叫张民觉的被艾蒿浸染过的大人物：世界生殖生理专家，口服避孕药之父……

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想，当年的张民觉也一定是被这故乡漫山遍野的艾蒿所感动，萌生了悬壶济世的念头，由此他离开故乡不断求索，走向太原，走向北京，走向美国，走向全世界，最终站在了世界生殖生理学界的巅峰。的确，深山出俊鸟，艾蒿也情深啊！

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有幸读到了《诗经·王风·采葛》里边的句子“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读到此节，我好像穿越时空，伴着一位婀娜玲珑的女子，颠着小脚摇摇晃晃，一起爬上高高的山岗，不辞辛苦地为所爱的情郎采艾灸病。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正是吟咏千年的“艾蒿”经典见证了爱情的忠诚，让一向低调谦虚的艾蒿也拥有了一份至为浪漫的情怀。

艾蒿其貌不扬，却纯美清新，质朴淡雅，妙用无穷，它绝对不会也永远不会炫耀所谓王者的威风，它属于僻野山乡那些拽坝扶犁的农人，属于远离江湖的那些治病救人的隐者，属于像屈子一样的被艾蒿清香浸染灵魂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儿时的回忆

□ 郭雪萍

总会想起小时候的老房子，老院子，老街。幽幽的，淡淡的，像一幅素描画，刻在了心里。

那时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空闲时，大家就聚在一起下棋，打扑克，聊聊新闻什么的。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他们在院子里玩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等游戏，欢快的笑声洒满了大院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常见的油条、烙饼在当时是很难品尝到的。可是朴实的邻居们每每做这些美食时都会互相回送；谁家有烦心事了，邻居们总是热心地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亲密相处。

小时候最怕见到父亲的那个朋友，每次看到就叫唤着要把我带回家当女儿，那一刻我的心里是那么的担忧，想象着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父亲却一点也不担心，依旧和朋友说着话，看我都急哭了，那个朋友才笑着说是骗我了，听了这话我瞬间破涕为笑，可算是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只是这样的玩笑开了好多次，可我还是会相信，想想小时候真是有意思。

每次回老家，都会经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熟悉的大门，熟悉的街道，看着是那么的亲切。至今还会想起那时候的街道，上学、放学走的那条小路，商店里卖的果丹皮，和小伙伴们偷玉米的那块庄稼地。记得那会刚学会骑自行车，每天放学后总要趁父母不注意偷偷骑一会，紧挨院子的是一道坡，我喜欢在那里驰骋，从最抖的地方直冲而下，耳旁的风呼呼有声，有着飞一般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故意不刹闸，就为了感受那种酣畅淋漓。毕竟是危险的举动，鼻青脸肿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父母知道了少不了一顿责骂，可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地实行自己的计划。

那时家里还喂着一条狗，白色的，特别的可爱。每到上学时，狗狗看着我背上了书包就一骨碌站起来执行护送任务。以前跑早操的时候我们多半是在校外的街道上进行，狗狗看到我了满脸的惊喜，扑过来舔舔我的手，摇头晃脑开心得不得了。之后狗狗也跟着我跑步，兴奋之余还汪汪汪地叫几声，惹得同学们也哈哈大笑起来。可惜后来我们家不在那里住了，狗狗就给了姑姑家，每次见到我们仍然还是那么的欢喜，后来老了，终是离开了这个世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难受，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和它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可爱的狗狗，那么乖巧，那么伶俐，毛茸茸的尾巴，这样成为了记忆中的过往，烙印在了心底。

过年除了穿新衣，最盼望的就是放鞭炮，可有趣了。我们喜欢把鞭炮一个一个拆下来，然后固定在某个地方，用砖头使劲砸下去，砰的一声，鞭炮就炸开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大串鞭炮就被我们砸完了，真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捉蛐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拿上玻璃瓶，看到蛐蛐的时候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尾随其后，感觉时机差不多了猛然扣下去，小家伙们眼睁睁地就被困到了里面，只得捶胸顿足望洋兴叹了。

回想起来，腌果子也好吃。采一些青涩的果子，洗干净加白糖放入瓶内，封口放置一个星期，品尝起来酸酸甜甜，清脆可口，有着说不出的美好。

那天在校门口接孩子看到了风车，不由得又想起了小时候叠飞机，做风车的事情。也会找两个圆纸片，中间打孔，毛线沿纸片一周缠绕，密密麻麻绕几圈后用剪刀将纸片最外沿剪开，两纸片之间拴一根绳，清理掉纸片，整理一番就是一个漂亮的毛线球。搭配不同颜色的毛线，做出来的毛线球更加鲜艳，效果也更好。

时光飞逝，我们渐渐长大了，可总会在一刹那想起儿时的那一幕幕场景，挥之不去流淌在心里。

忘忧草

□ 王晓英

每年天气暖和的时候，我就会和母亲回村里住一段时间。村里条件虽然简陋，但是我们住得特别舒心。

回到村里，不能和在城里一样，可以睡到日上三竿，也不可以熬夜到零点。如果这样，便失去了回村的意义。所以，在村里过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清明过后，万物都已苏醒，我们姐弟几个就收拾的回村里了。打扫尘封的屋子，清理荒芜的院落。我们穿着曾经留在老屋的旧衣服，忙的不亦乐乎。母亲拾柴烧火，姐姐们清扫屋里尘埃、晾晒被褥、擦洗窗台土炕，还有母亲心爱的木质油漆“红洋箱”。弟弟和我整理院子，我只负责干枯的枣树下那块金针地。

枣树下的这块地原本是空着的，我上高中那年，邻居家翻修院子，将她家院子里的金针老根送给我家，母亲便将这些老根种在枣树底下。从此，这些金针就在我家落地生根，每年农历五月都会开出黄色花朵，远远望去，金黄一片，故金针花还有一个名字叫黄花菜。

那个时候，青春年少，无论学业，还是懵懂的烦恼，在那个季节，稍有的不愉快我都是写在脸上的。每到周末，我都是静静地坐在枣树底下，默默地看着这些黄色的花朵来排解我的心事 。之后，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周日的下午，我便能开开心心的去学校了。

多年以后，我上班了。上学时的小小心事早已抛诸脑后，但也会有新的烦恼产生。每到周末，我仍然喜欢坐在枣树下，去看我的金针花。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便系了围裙，一手拿着菜盆，一手去将打好的金针放在菜盆里，有时候一天打两次，每次都有满满的一大盆，母亲会将这些打好的金针放在锅里的笼屉上蒸一蒸。蒸好以后，父亲再将金针一个一个摆放在母亲用高粱杆制作的八角盘里，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去晒。午休过后，再将晒的半干的金针翻一下，等到黄昏差不多就晒好了，一纸箱子一纸箱子的储存起来。到了冬天，就是农家里上等的食材。

新鲜的金针菜是鲜嫩的花蕾，不是完全打开的花朵。金针菜开花具体时间一般在下午2-8时，因此父亲大多时间都是选择在晨露刚刚褪去的上午采摘。采集时注意“轻、巧、细、快”，不损坏花蕾，所以父亲每次采摘都是特别的小心翼翼。

多年后的五月，我仍然喜欢陪母亲住在村里的老屋，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坐在一片金黄的金针花蕾旁边，去想我的心事。我看到了父亲拿着菜盆正小心翼翼的打着金针，还哼着小曲。我又看到父亲将母亲刚刚蒸好的热气腾腾的金针菜一个一个地摆放在母亲用高粱杆制作的八角盘里。

这个五月，我忘掉了工作的烦恼，忘掉了生活的艰辛，忘掉了对父亲无数遍的思念。金针菜每年半个月的花期治愈了我整整一年的忧伤。直到后来，我又知道，其实金针菜有好多个别名：萱草花、健脑菜、安神菜、绿葱花等。然后我又知道：萱草花语，代表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放下忧愁，所以它又名忘忧草……